



我们
夜里

在美术馆
谈恋爱

The last night
we were together

文珍 / 著



中信出版社·CHINACITYPRESS



我们
夜里
在美术馆
谈恋爱

The last night
we were together

甄珍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文珍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086-4820-0

I. 我… II. 文… III. 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778 号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著 者: 文 珍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820-0/I·579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序

新方言与部落之巫

李敬泽

文珍小说中人，常在自闭状态：那个躲在衣柜里的女人，那个对着录音笔自问自答的女人，还有那个微笑着与闺蜜分手就此永别的女人……

都是女人。文珍也是女人。在女性书写的谱系中，她悄然站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不是先知或烈士，不是文艺青年，她站在特定的人群之中。

让我们看看这人群：她们是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中的职业女性，生于 1980 年代，受过良好教育，供职于公司、银行、各事业单位；她们中大部分人远离父母和家乡，年轻着，但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就要老了，而

我是个喜欢猫也喜欢鸟的人。喜欢鸟，是因为鸟看似脆弱，一旦展翅，羽翼却强韧。而猫仿佛无情，却总比想象中更深情。

《录音笔记》电子版在2013年8月首次发表于豆瓣阅读，累计评分8.4。
《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为豆瓣阅读第一届征文大赛入围作品，
在2013年11月首次发表于豆瓣阅读，累计评分8.2。
本书由以上内容并新增篇目构成。

顾采采们，以及文珍近作《录音笔记》中的曾小月们，她们尽最大的力，也当不上“生活的强者”。她们不善于表达自己，不敢争取利益，做不到永远积极正面，没有勇气“跳出舒适区域”，扩大社交圈，她们连工作几乎都保不住。她们简直就是 tough 的反义词。但是……但是我也不喜欢另一种鸡汤，所谓世界需要英雄，也需要在路边鼓掌的人。这世界还有无数顾采采和曾小月，她们安静地生活着，两样都不选。仅仅是知道这一点，就让人安心。

——田欢

对我个人而言，文学作品的最大魅力是动人。动人有两种，一种是使读者在故事中看到自己，此为共鸣。另一种是，虽然读者与故事中的人物情景相去甚远，但仍能打破阅读壁垒，感受其魅力。这部作品无疑两者都做到了。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承受了第一种动人的读者，流泪读到最后。感谢作者奉献给我们寒凉、孤寂人生中的温暖。

——玲珑心

婚姻，对她们来说远不是理所当然，知道自己随时会被剩下——没有什么理由，只是这个世界如此大又如此小：太小了，碰不到那人；太大了，找不到那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牢固的，如羁旅过客，如在浩大的人群中挤地铁，如租期临近的房子、还贷的短信，如一个又一个相亲的男人……

她们和进城务工人员一样，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劳动力基础。她们自己当然不承认这一点，她们有能力自我指认：不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的确，她们正在某些方向上悄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恰好是这个男性的，而且是直男的、亢奋的、未免过度亢奋的时代的背面或阴影——意义的焦虑；对时光、苍老、孤单的无力感；细腻感性；戏谑的含混和自嘲；不确定性的自我消费——甚至是性别的不确定……她们暗自拓展、开垦我们文化中柔软的、感伤的、弱的、暧昧的区域，文化的后园。

——女性、社会、文化和审美，文珍处在种种幽暗小径的交叉点上。

严格地说，我甚至不认识文珍。我知道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是人文社的编辑，还写小说。但是除了两三次在文学场合匆匆见面外，我记得我们之间说话最多的一次是在下了飞机走向出口的路上，好像是在谈论她家的猫。然后，有一天她打电话过来，种种不好意思，恨不得随时放下电话，待到真的放下了电话，我才终于猜出她的意思：要出一本小说集，想请我写几句推荐语放在腰封上，当然，最好写个序。

书稿寄来了，书名有点儿村上春树，叫作《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

恋爱》。看完之后，我告诉她：写序吧。

因为，一二百字的推荐语似乎说不完。

我当然喜欢文珍的小说。这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我之外，谁会是她的读者？他和她，他们是怎样的人？以我的揣度，文珍可能为自己选择了一群最难对付的读者。为了说明问题，我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比如“底层写作”，那些写作者其实知道，他所写的人物几乎肯定不会读他的小说。而文珍呢，她也知道，她最可能的读者就是她作品里的人物，她甚至在《银河》中特别提到其中的男女读过《衣柜里来的人》，后者是文珍的另一篇小说。

这里存在特殊的困难。小说家们喜欢谈论“人类”，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人类、人类中的中国人正被纵横交错地切分成众多、越来越多身份的、文化的部落。世界从没有这样平，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层峦叠嶂，难以通约。有人在担心方言的消亡，好吧，方言必定消亡，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经历着更为复杂、变动不居的“再方言化”，这种“方言”不再是地方的和语音的，但依然是文化的，而且更文化，它是由共享的经验、情感、价值观、审美趣味和社会意识杂凑起来而又迅速折旧的表意系统。而小说家的困难在于，在每一个部落看来，他们或许都是“外人”，都难以获得认同，除非他们像韩寒或者郭敬明那样赋予某个部落启蒙性的自我意识，除非他们像余华那样在某个部落的形成过程中阴差阳错地成为被征用、借用的重要资源，除非他们能够成为部落中的祭司或巫师，否则，他们很可能自称代表所有人但与所有人无关。

——这就是所谓“纯文学”的困难，普遍性的梗阻。而文珍的

困难在另一方面，她选择了一种“新方言写作”，她站在部落的内部，她在讲述“我们”的故事，当然这在“青春文学”中并不构成困难，但问题是，她所在的这个部落已步入“后青春”，青春之“魅”已“祛”，而所有的人对方言谙熟于心，她们确切地知道自己是谁，精于交流、勤于表达，对这样一群人，你还能讲述什么？

我估计，写作时的文珍和给我打电话的文珍一样，写作就是打一个不得不打的电话——羞涩、鼓起勇气、克服困难，然后渐渐地，就像《录音笔记》里那个女人，流畅了、自如了，把自己从沉默中释放出来。

文珍所关注的不仅是那些把一个人和另一些人连接在一起的事物，由这种连接，人们行动、言说，发生关系而有了故事；但文珍知道，人们之所以急切地寻求连接，是因为他们恐慌，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关在“衣柜”里，他们要依靠与外界微弱的联系——看上去喧闹，实际上如此脆弱、如此不可信任——帮助自己躲避幽闭、忘记原子般的孤独。

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急切地寻找同类，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在电脑上、手机上倾诉、交谈，而事情的另一面是，人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害怕面对自我，害怕与自己相处。我们有一个茂盛的外部，外部有多么茂盛，内部就有多么荒凉。

内部闭锁着，沉默着。

文珍因此试图成为巫师，催眠和唤醒。

在这个假期，读张光直的《美术、神话与祭祀》，其中谈到，文字创生于巫，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文字是政治权力的必要条件，它是

人与天沟通的媒介，巫借此召唤和确立人群和部落的认同；但事情的另一面，张光直先生似乎并未察觉，巫借助文字，也获得了抵达、唤醒和建构内心生活的能力：无以名状的恐惧、焦虑、欲望和疼痛，由此变成了被名状、被意识到的事物。一些巫沿着大路成了国王，一些巫沿着小路成了诗人。

太多的小说停留于行动和态度。作为巫的文珍力图写出行动和态度之下的心理。不借助隐喻和象征——任何一个巫都需要道具，文珍也使用隐喻和象征，但是，她主要是运用她的基本能力，以文字做出指认和命名。在她的小说中，人物的行动并非不言自明，人并非在黑暗中没头没脑地奔走。很多小说家预设，所有的读者都会理解人们何以如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我们大家都知道支配着我们行动的本能和逻辑，那个世界的真相，那个已经写定、存放在所有人心中的剧本。但这是多么不称职的巫，他把我们放逐到蒙昧混沌之中，他忘了，人们之所以有沟通天人的欲求，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独特的命，有一种与庞大的世界戏剧对抗的内在理由，而巫要把这理由告诉他们。

文珍是称职的巫，她致力于讲述内在的故事，人物怎么想，她何以如此，她与自我的对话，她给自己的说法，她的自我推敲和自我分析——作为诗人的巫的现代形态是小说家或心理医生，当人们被内部那些无法命名的东西胀满了，折磨着，医生来了，她告诉他们那些东西是什么，把人从幽暗中释放、照亮。

通过新方言写作，一个写作者回到了人类状况的具体性；通过如巫一般心理的、内在的讲述，她又有可能重新回到那种普遍性上去。

一个一个的人，只有封闭自己，把自己外部化，把自己的一部分拿出来与人共享，她才能确立起部落的认同；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她被从内部打开，回到她的本心和初心时，她就超越了她的部落，面对天和地，面对普遍的人性。

所以，文珍的读者包括她选定的人，也包括那些未被选定的人，比如我。

但是，文珍的打开还不够强劲、不够宽阔，受制于她所在部落的世界观，她常常过于小心、过于文雅，因文雅善良而拘谨，巫应该神游八极，应该有一份天地不仁而任他天塌地陷的刚忍。

总之，她是个巫。祝她变大巫。

2014年10月5日

△

目录
CONTENTS

VIII · 序 新方言与部落之巫

001 · 银河

041 · 衣柜里来的人

111 · 录音笔记

157 · 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

199 · 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

247 · 到 Y 星去

259 · 西瓜

281 ·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305 · 颀红尘

332 · 后记 敏感病人在飞行中

银河

1

银河泻地如水。

我在通往和静县城的高速公路上下了车，和老黄换了手。我们还要继续赶路，但在换手的短暂瞬间借着星光看了看彼此的脸。我确定他有事瞒我，看上去心事重重，想必我在他眼中也同样沉默而疲惫。天上的银河非常完整，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像所有的星星都在同一时刻沉沉地往心上砸。不能停，还得跑下去。在星光下、月光里、大日头底下、倾盆大雨中。那一瞬我就把彼此暗淡无光的前路看了个清楚透亮，得一辈子往前跑，跑下去。停下来，庸碌的生活就会追上来，就会把我们拖入流沙底部。停下来就是个死。

我们一路都没怎么说话，经过下一个服务站老黄收到条短信，突然就情绪失控了，忍了半天还是哆哆嗦嗦地说：“我得下去抽根烟。”他推开副驾的门就往下跑。我没拦他。即使现在是初夏的五月，我也知道巴州的晴夜有多冷：零上五度都是暖和的。服务站附近的小房子都黑着灯，没人会注意这个突然发疯的流亡者。我是什么都不怕，早豁出去了。

关掉火，把车停在无人区，低头在驾驶室里打了一个盹儿。约莫半个小时后被冻醒，摇下车窗一看，老黄还没回来，他正在离车不远的树下低头打电话，冻得来回踱步，形同困兽。我不想问他在给谁打电话：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和我没关系。星星还是冰冷的，闪亮地挂在天上，像蒂芙尼店里买不起的光辉熠熠的首饰，离我们此刻的生活是那么远，那么不真实，却又那么美。

如果我们可以跑到星星上去就好了，如果可以跑到星星上去，就再也没有人能找得到我们了。

我又低下头打了会儿瞌睡。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离开，我就特别特别困。就好像一直绷紧的那根弦松了，短暂落入了一个无人之境，自由坠落。到处都是星星，哎。到处都是没完没了的星星，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暗淡，有的刺眼，就像人群里无数无声逼近的面孔，准备随时对我审判。我感到害怕便醒来，只见老黄的脸正悬在面前，低低靠近。

于是接吻，一个没有温度也谈不上有多少感情的吻。就是两片嘴

唇习惯性地阖在一起，轻轻碰触，确认彼此的真实，旋即分开。这回轮到继续开车了，他沉默地坐在副驾驶座上，轻轻搓着冻僵的手。

到了十二点钟，我们赶到了下一个县城。还有一个地方是开着灯的，粉色灯，一看就知道是小发廊。我们此刻不需要那里，我们有彼此。他的手抖抖地摸索过来，粗糙的，冰冷的。从下车到现在他身体还没暖和过来，刚才的嘴唇完全是一小块没融化的冰。所有的欲望都封锁在里面，教人想敲碎，想破坏，想高声大叫。这回该轮到发疯了，不能一直那么不公平，总是一个人的疯。

他也许是看懂了我眼神里疯狂的神色，说：“换我来。”

我咬牙又坚持了一会儿才下车。刚才那一阵热病发作之际，如果看到有狗有牛有大牲口在前面过路，大概也会毫不犹豫地撞过去。即便是个人也许也一样。我想碾碎什么东西，最好是自己。我想驾驶着汽车把自己碾轧得粉身碎骨，最好灵魂在那一刻就立刻出窍，以后永不轮回。

老黄换手后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紧紧的。我要多邪有多邪地望着他。知道他现在已经不想死了，想死的是我。

但是招待所已经到了。

除了发廊，这是唯一一个看得到还在亮灯的地方。他熟练地关火，拉手刹，下车，我和他一起走进去。前台是个大姐，面无表情像一尊肉菩萨。她的家庭在什么地方？她有老公孩子吗？如果我们抢劫她，会多快被发现？这样我就会被迅速遣返回过去的的生活了吗？

老黄说我们的钱已经不多了。大部分钱都得按揭买房子，谁都发

了疯一样对自己刻薄，好早点儿付清尾款，给自己留下的自由支配额度低得惊人。

谁能想到会有今天。

他发现了我的眼神发直，不对劲儿，一把把我拉在身后，掏出自己的身份证，佯笑着递上去。

大姐不动声色地抠了一下鼻屎，脸色在雪亮的日光灯下显得特别蜡黄，普通话充满西北县级市通用的倨气和不耐烦：“标准间一间两百。”

老黄说：“要大床房。”

“大床房一间两百五。”

“便宜点儿，二百五多难听。都这会儿了。”

“最低两百。”

“再少点儿。我们明早也许七八点就走。”

“一百八，不能更少了。”

“一百五。”

“成。”大姐坐直了身体，带着少许轻蔑地看了我们一眼，但是眼神中却开始有了亲切之意。她断定我们今夜会住下，身份已经从陌生人转变成一夕之客。会发生关系就得搞好关系。不知道她从哪里很快摸出一张纸，开始对着身份证填单子。临别时甚至对我们挤出了一点儿笑。说实话那笑吓着我了，她不适合笑。

我就这样再次和老黄睡在了一张床上。号称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的龙头打开像直接接通了慕士塔格山顶的雪水。匆匆揩了把脸，躺下的时候还冷得浑身都在抖。他也洗漱完毕，上床靠过来。我背对着